

歷史與空間

從朝霞似錦到夕陽紅

繆毓琛

臨近中秋節的一個夜晚，中山市文化藝術中心的音樂會到了尾聲，兩位年逾八十的音樂教育家分別指揮完二百餘人的大合唱，掌聲經久不息。各方領導上台祝賀演出成功並合影，讓出舞台中央位置給兩位長者，表達了由衷的感謝和敬意。

時光回轉到一九五三年夏，中山縣一中傳來天大喜訊：兩位同班的高三畢業生李靜和梁翠媛，一同被當時全國四大名校之一的北京師範大學音樂系錄取。小城裡飛出金鳳凰，這個奇跡若不是絕後也肯定是空前。說是奇跡也不單靠幸運：李靜從孩提時便從家鄉去香港，抗戰勝利後又來到廣州讀小學，四年級便顯露非凡的天分，一舉拿下了全市小學合唱比賽（他擔任指揮）和獨唱兩個第一名。回到家鄉中山縣一中讀書。那時的中學可不簡單，居然能排演出八個樂章的《黃河大合唱》。他和同班的梁翠媛，分別擔任《黃河頌》和《黃河怨》兩首歌的獨唱，顯露非凡才華。兩人相約一起上廣州報考北師大。主考官正是看中了他們「可塑性」，便順利錄取了。

解放初的北師大音樂系，匯集着全國最頂尖的師資：教聲樂的有張權，教作曲的有劉雪庵，教合唱的有楊鴻年，教鋼琴的是留美歸國的洪達琳，還有蘇聯專家杜馬舍夫等等。張權常常要離京演出，出發前，梁翠媛冒着大風雪到老師家裡上課，演出回來又補回欠缺的課程。如此培養出的學生能不優秀嗎？五七年畢業了，李靜按成績本可以留校任教的，可惜在當時政治運動中，有過不「進步」的言論，便被分去了貴陽市的貴州民族學院教聲樂和合唱。梁翠媛幾經曲折分配去江西。省教育廳對她特別開恩，任由她選擇哪個城市。她不揀省會南昌，只求直線距離家鄉近些的。人家說贛州最近，她便來到了井岡山麓的贛南師範學院。那個時期的年輕人就是那麼單純，過河卒子，義無反顧！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一個春節假期，乍暖還寒，兩位校友相約回來報效鄉親，到石岐鎮文化館輔導和示範剛成立的不久的石岐文藝隊，帶回了很多歌譜和樂譜，並一起在文化宮排演了一場音樂晚會。在我們那時還是初中生的心中，這兩位簡直是貽謫到凡間的仙子，送來只應天上有才有的歌聲。這些歌曲很快在小城上下傳唱，陶冶了整整一代青少年。

因着同出名門，或許是相同的特質，兩位同窗都像電影《舞台姐妹》的好姐妹般：認認真真教學，清清白白做人，專注於聲樂教學，在相隔千里之外，在相同的時勢下，避過了多次運動的衝擊。

先說李老師吧，經歷貴州二十年的教學生涯，七七年他來到香港定居，一切從頭開始。他招收學生在家裡教聲樂。為着生計招收足夠的學生，他收學費及同級教師的幾分之一，而且不論程度高低。有些學生幾乎是音樂盲，別說節拍音準，就算簡譜上的音符也要註上同音字的，但只要有興趣學的他都教，而且從中摸索出一套速成有效的教學法。但凡他教過的學生，都不願割捨這份師生情，為此，他便於一九九一年創建了「香港青年合唱團」，讓學子學有所用。三十多個寒暑，他一直不用「藝術總監」的職稱，只謙稱自己是「聲樂導師」，而且不收薪酬。後進的學生投入到合唱團的熔爐裡進步飛躍，而整個團在香港合唱界裡，正如他本人一樣，既低調，又訓練有素，頗有名氣。直至如



香港青年合唱團由李靜擔任指揮。網上圖片

今，他都是逢星期一至五在家裡授課，星期六為合唱團訓練，定期參加本團的專場和客串演出。再來說梁老師，她在贛州六年後也是以家庭團聚理由返回中山，先是在員峰中學，文革後又到華僑中學。那時候求才若渴，廣州音專和廣東歌舞團都下來要人，丈夫高永也被音專錄用搞音樂學，可是地方就是不放人，這也無礙他倆樂於耕耘家鄉這塊熱土。八三年，他們用有限的積蓄一千五百元買下一台鋼琴，第二年便用它成立了鋼琴培訓中心，梁老師業餘授課，不收報酬。學生多了教學琴不夠，就請求鋼琴廠借；沒有教師，就到處奔走求支持；沒有鋼琴教授，又上音樂學院去請。一次偶然機會得知中央音樂學院院長吳祖強去珠海途經中山，她跟市文聯主席的丈夫高永把握良機求見，成功獲得肯肯派出教授，還安置老師住進自己家裡。梁老師還把培訓中心搬到沙溪農村，讓農家兒女也獲得學鋼琴的同等機會。擔任當晚音樂會鋼琴伴奏的周小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夫妻倆把農村辦學經驗總結撰文《鋼琴是怎樣進入中山的農家和小學的》，發表在中國音協的論文集裡，影響深遠。老兩口一起上訪，請教授，求支助，擴校舍。如今，培訓中心已發展為中山業餘藝術學校，女兒也順利接班教務了。這一切，僅僅是梁老師的業餘貢獻，她在僑中的教學當然也是成績斐然，訓練的合唱團也屢獲獎賞！退休後，她又受邀請出山創辦老幹部大學合唱團，從一九九九年起步，在全國多個老年合唱節中得獎無數。

兩位老師各自從最高學府走出迥然不同的人生軌跡，卻又異曲同工，熱誠於基層的聲樂教學。從兩位老師身上，我們看到新中國成長起來第一批知識分子的楷模：淡薄名利，有教無類，默默耕耘，永不言休，用實踐去履行自己的初衷抱負：報讀師範，做一輩子教師。直到如今，他們還在教授聲樂，指導自己的合唱團：香港青年合唱團有些團員，從創團至今，離開了又回來，從青年唱到中老年，用歌唱伴隨着人生旅途；老幹部大學合唱團，更是老驥伏櫪，聲如洪鐘。這兩個團都因兩位老師而結緣，交流了五、六次之多。值得稱頌的是，解放初兩位中學同窗同台演唱的《黃河大合唱》，相隔四十年後的一九九一年，在中山紀念堂裡，他們的角色已由獨唱轉為指揮，分別指揮中港兩個合唱團各上下半場，又一次完整地演繹這部作品。「黃河」於他倆真是大有玄機：在家鄉唱罷「黃河」，一起跨越黃河去求學，儘管分隔兩地，最後還是落腳家鄉再次唱響「黃河」！

中秋前的這台音樂會，更得到陳遠老師旗下兩個合唱團的加盟，兩百多人站滿了舞台，歌聲氣勢如虹。兩位長者大半輩子沒有享受過花園錦簇的豪華，卻擁有滿園的桃李芬芳。梁老師含笑向老同窗訴說：「這次交流或許是最後一次了。」可是，做學生的怎捨得自己的導師離開舞台？他倆的美聲發音和指揮力度慢慢地減弱放緩了，可以肯定，他倆心中總是迴盪着慈愛的暖流，閃耀着音樂光照民間的絢麗霞光。

書若蜉蝣

葉輝

我們到濟南去

我們到濟南去，走過一所紅磚教堂，將照相機交給路人，請他為我們拍照，他接過照相機，拉下口罩，指着照相機的按鈕說：「這個我曉得，就按這裡，成了嗎？」我們也拉下圍巾，說：「成了。」拍過照之後，他問我們到哪裡去玩，我指着前方說：回旅店去。他朝右方指了指，說：「你們的旅店在那邊。」我們打開地圖，才知道旅店在北面，我們卻朝着西方走，光按經路走，忘了在緯路拐彎。

我們說了聲謝謝，繼續按地圖的經緯指示，終於在入黑後不久就回到旅店去了。我們到濟南去，本來始於即興，起初以為濟南沒有多少地方好走，只預算逗留兩天，到離去那一天，才發覺沒有好好走過的地方原來還有不少。

那天登上千佛山，眼底的濟南市原來是一片綿綿無盡的平原，浩瀚無際，想起葉珊的一篇散文，當中提到，痲弦曾對他說：「遙遠，什麼叫遙遠？到了河南以後，平原無際，你才知道什麼叫遙遠。」在千佛山上看濟南，那才知道遙遠的涵義，庶幾近矣。

我們原本想走得更高，看更遙遠的一片平原，但還沒有跑到半山，就已經快到中午了。在茶亭吃過甜甜的藕粉，朋友說：「我們只有兩個選擇，要就乾脆讓兩張火車票作廢，繼續上山；要就多看一會兒就下山了。」旅遊的最大樂趣，大概是不必和時間賽跑，可以在旅途上盡情地看，看隨着不同的晨昏光影和人物感情而變化的風景，趕路是絕對沒趣的事。

由濟南到泰安去的列車，反正不是最後一班，就讓車費作廢好了。我們繼續登山，在一覽亭憑欄眺望，眼底的濟南市更遼闊了，在明麗的陽光下，視線盡頭好像有一條泛着澄光的帶子，友人打開地圖，對照了好一會兒，忽然嘆道：「那是黃河。」看地圖背後的導遊說明，才知道黃河距濟南市中心只有十公里，而千佛山則在濟南市中心以南兩公里半。如果不讓車費作廢，大概還不知道，黃河不遙遠，而是那麼近。

若干年後，在波士頓開來翻書，翻到某一頁，發現有詩云：He was cold, aware that he was Nowhere, 那是波蘭詩人米沃什(Czeslaw Milosz)的詩句。那是冬日午後，在波士頓，就想起比波士頓還要遙遠的濟南。

有一回從金邊去馬德望，其時只想在寧靜而閒逸的午後，躲進法式小餐館喝咖啡，在老吊扇有氣無力的迴旋舞影中聽着蠅鳴，心散漫，無事可為，翻一會兒書，可半個字也記不住，那兒有一條小河，對岸的房子都是大半個世紀前的式樣，彷彿就是從巴黎老街搬過來的，都在斑斑的陽光裡掩嘴打呵欠。寧靜真好，坐上半天，彷彿比他處的兩天還要漫長。

在午後的馬德望恍惚兮兮，滿腦子空空洞洞的慵懶，無無聊聊地回到從前——其時翻書，忽爾翻到一頁，當中說到「遙看齊州九點煙」，說「九」有眾多之意，那麼，「九點煙」的意思，豈不就是眾多的往事如煙？

文藝天地

畫中有話 圖：K.Wong 朋友 有種朋友，叫... 最近好嗎？你最近又靚啱。唔係，你靚啱。表面上老友鬼鬼... 阿邊個又整容啦。阿邊個個男友又矮又窮，真冇眼光。但背後講對方壞話... 覺得好睇就快d like! WeFamily4

詩詞偶拾 應物 晨曦 曙光偷從簾縫窺我睡夢， 暖意泛上我那恬淡的靈台； 拉開窗簾迎進滿室晴空， 原來秋日已經乘夜到來。 此刻北國也許已開始肅殺， 您可圍上了我手織的絨線頸巾？ 初霜輕輕地降在熟悉的軟髮， 獨自走在飄葉小徑在這清晨。 我南國屋旁看不到一株楓樹， 心中卻飽孕着北風的零落情愁； 借用一葉飄洋的紫荊片羽， 給您送上秋日的晨曦問候。 把整晚的望念揉成心香一瓣， 藉貝葉暖着您在這冷夜漫漫。

生活點滴 吳翼民 有蟹敲門 那天清清楚楚買了九隻大閘蟹，準備烹而食之，以品「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蕖」的秋味，不料打開蒸鍋，一數只有八隻熟螃蟹。想來想去想不出個所以然，便懷疑是不是自己買蟹時只買了八隻，再一想在準備蒸煮螃蟹前，螃蟹們有過一次集體行動——從洗菜盆裡「勝利大逃亡」，被我一一「捉拿歸案」，當時沒數數，可能已經有一隻特別機靈狡黠者乘隙溜走了。反正搞不清楚，就權當丟失了一隻、少一點口福罷了。 螃蟹是江南水鄉人品味秋天的一大尤物，味美且不說，模樣也威武，所以有「蝦兵蟹將」之說。蝦只能是兵，蟹可是將軍級。蟹將軍橫行着，張牙舞爪耀武揚威着，周身披着盔甲，便如孩提時猜的謎子所形容的那樣——「骨頭骨腦骨眼睛，骨腳骨手骨背心」。正因為牠們有霸氣、好橫行，便難以駕馭，一不小心便溜之大吉。我有位朋友，跟我一樣在蒸煮螃蟹時沒有縛繩，鍋蓋又沒有壓牢，加熱的轉瞬間，一鍋螃蟹一齊發作，尤其是幾隻雄蟹「力能扛鼎」、一馬當先拱開鍋蓋，遂使螃蟹們悉數四散逃跑。朋友住的老式房子，多有孔隙，螃蟹有的藏匿起來，有的索性逃到外面去了，朋友連腥腥氣也沒聞到，只能徒嘆奈何。所以從前辰光，馬路上、屋角裡時常能撿到別人家逃逸的螃蟹。經常是夜間，在路燈下一不小心就能見到螃蟹橫行的身影，拾回家可以嘍老酒。 別看螃蟹們頭腦、大大咧咧，有時也能弄出些奇巧故事來。我就聽說過一個傳奇，說是有個貪小利的少婦去農貿市場買螃蟹，在攤主的蟹籃子裡東挑西挑的挑揀個沒完，挑揀是正常的，誰不希冀同樣的價錢買個優質品呢？螃蟹優劣大有講究，「九雌十雄」是一個規律，農曆九月吃雌蟹、雌蟹給黃滿；十月吃雄蟹，雄蟹膏正肥。但此少婦在挑揀過程中萌了貪慾，乘人不備偷拿了一隻壯實的螃蟹，錢貨兩訖後立即逃之夭夭。誰知她剛逃離，那攤主後腳就追來了，少婦大驚，以為自己的劣跡被攤主發現，愈發心急慌忙，步履倉皇零亂。攤主則不依不饒緊緊追趕。攤主畢竟腳力雄健，很快就將少婦逮個正着。當少婦準備承認錯處的時候，攤主遞上一條金燦燦的手鏈，說是少婦的金手鏈讓螃蟹給鉗了下來，落在籃子裡。攤主不欲昧了良心，決定追上失

古典瞬間

《詩經》與其中的卷耳

龔敏迪

孔子把「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列為詩教，但《詩經》中不少篇幅出自底層民眾，他們日常接觸的東西，特別是那麼多不起眼的野生植物，對於讀書人是存在隔膜的。《論語·微子》有：「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之間，當然，孔子也說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他也有底層生活的經驗，也未必真的五穀不分，但後世的讀書人對於《詩經》中的草木，似乎即便多識其名，也難以都名實統一地認識，更何況古今以世異其名，東西以地異其形，同一物種因時代不同、地域不同會產生不同的名稱，形狀也有變異，令人錯謬莫能辨識。於是梁有《毛詩圖》三卷、唐有《毛詩草木蟲魚》廿卷、宋有馬和之《毛詩圖》，其他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清人徐雪寫的《毛詩圖》等等不一而足，其中有些早已失傳，有些仍然有說不清道不明處，特別是一個名稱往往覆蓋了二個不同的種類。比如《周南》中的「采采卷耳，不盈頃筐」的卷耳，至今還常見有文章將它與蒼耳混為一談，這對於理解和欣賞《詩經》當然是形成了障礙的。 201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日本學者細

井徇的《詩經名物圖》，細井的《詩經名物圖解》寫於1848年前後，其圖由專業畫工彩繪寫實，令讀者一目了然且有一定的欣賞價值，可惜其中「解」的文字部分沒有翻譯出來。和不同的「圖解」一樣，他也難列了各種解釋：朱熹註卷耳：「泉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廣雅》：「泉耳也。」《爾雅》：「檉菜，又卷耳。」唐陸贄《毛詩草木疏》：「似胡荽，細莖蔓生。」鄭人傑《草木志》：「所辨與朱子同」……清人徐雪云：「陶隱居為常思菜，蓋以詩因懷人，賦卷耳故得此名……」到了張華的《博物志》就出了問題，他說：「洛中人驅羊入蜀，胡菓子多刺粘羊毛，遂致中國，故名羊負菜。」他把卷耳與蒼耳混同了，仍然是一個名稱覆蓋了二個物種。《詩經》中有很多採野菜的句子，採卷耳也是用來食用的。民間有「毛耳朵草」之名，是因為其葉類似於鼠耳而且多細毛；蒼耳幼苗和莖都有毒，那是吃不得的，只能做藥材，其實上粘綴羊毛的鈎刺，也不能和卷耳葉上的細毛混淆。學者的可怕之處，就是有時把明白的說糊塗了，把糊塗的說得更糊塗了，但細井的

《詩經名物圖解》中有卷耳圖，而並沒有收入蒼耳，這是正確的。 日本稱卷耳為「耳菜草」，讀作 miminaga，英文植物分類名為 Cerastium caespitosum Gilib, var. inathes Hara，屬於罌粟科；日語中蒼耳就寫做蒼耳或泉耳，讀作 onamomi，英文植物分類名為 Xanthium strumarium L，屬於菊科，兩者的形狀也完全不同。細井徇的《圖解》在多處有釋疑解惑之妙，但對卷耳也還是沒有講清楚，他把「耳菜草」誤會成「耳草（mimikusa）」了，查日本權威詞典《廣辭苑》，「耳草」可以分別理解為虎耳草和金花菜二種，與卷耳無關。學者與民間畢竟是有距離的，更何況與古代民間，中國本國學者尚且有謬誤。 如今，用科學的眼光，將古人混淆了的草木之名重新加以準確的釐清已經完全可能。把這項工作做好了，不僅可以避免欣賞古典文學的一些誤解，也可以因為弄不清楚，而籠統把其中的一些東西稱做「雜草」其實是不存在的，因為它們都有自己的個性。



螃蟹是江南水鄉人品味秋天的一大尤物。網上圖片